皕宋樓藏書志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二十八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二十卷舊抄本　何氏義門手校

金趙秉文撰　後附墓誌銘元好問撰卷首有髯何焯之印兩印

學以儒爲正不純乎儒非學也文以理爲主不根於理非文也自魏晉而下爲學者不究孔孟之旨而溺異端不本於仁義之說而尚夸辭君

子病諸今禮部趙公實爲斯文主盟近自擇其所爲文章釐爲二十卷過以見示予披而讀之粹然皆仁義之言也蓋其學一歸諸孔孟而異端不雜焉故能至到如此所謂儒之正理之主盡在是矣天下學者景附風靡知所適從雖有狂瀾横流障而東之其有功吾道也大矣余生多幸得從公游然聾瞽無與乎視聽故不足知公後生可畏當有如李之尊韓蘇之景歐者出焉余雖老矣猶幸及見之元光二年歲次癸未十一月庚戌日前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

皇落楊雲翼引

滹南遺老王先生文集四十五卷續編詩一卷舊抄本 吳尺鳧舊藏

金滹南王若虛從之撰

黃鳥止于邱阿流丸止于甌臾羣言止于公是夫言生于人心心旣不同言亦各異其在彼也一是非其在此也一是非左右佩劍其誰能正之必有大人者出獨立當世吐辭立論掃流俗之所徇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有以寒其口而厭其心而後呶呶之說息矣自秦火

以來漢武帝表章六經不謂無功于聖人然諸儒曲學往往反爲所汨陵遲至于唐宋人自爲說雖其推明隱奧爲多其間踳駮淆混詿誤後生蓋亦不少顧六經且如是況百家乎子長實錄也劉子元譏其煩孟堅鉅筆也劉貢父刊其誤子京俊才也劉器之病其略顧史氏且如是況雜述乎然則有人于此品藻其是非覼縷其得失使惑者有所釋鬱者有所中學者有所適從則其潤天下也不既厚矣乎今百餘年鴻生碩儒前後踵相接考其撰著創隱彪炳今文古

文無代無之惟于議論之學殆爲闕如嘗其時物文理相與爲汙隆耶其磊落之才閎大之器深識英晤爲世樹表者不常有耶抑亦有其人遭世多故不幸而無以振發之也滹南先生學博而要才大而雅識明而遠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以爲傳注六經之蠹也以之作六經辨論孟聖賢之志也以之作論孟辨史所以信萬世文所以飾治具詩所以道情性皆不可後也各以之爲辨而又辨歷代君臣之事迹條分區別美惡著見如粉墨然非夫獨立當世取古今

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能然乎哉嗚呼道之不明也久矣凡以羣言拚之也故卑者以陷而高者以行怪拙者以惛而巧者以徇欲傳者如是受之者又如是尖纖之逞而浮誕之夸吾將見天下之人一趨于壞而已耳如先生之學誠處之王公之貴賴以範世塡俗其庶乎道復明于今日也先生今已矣後百年千年得一人焉食先生之餘賡先生之心能使斯文之不墜則雖百年千年吾知其爲一日也欒城李治引

滹南辯㦤一書初江左未之聞也至元二十年

古滄王公時舉來丞是邦出于行篋始得見之

興賢書院膾錄刊行迨今十年其板爲復翁所

得以字多差舛恐誤讀者欲得元本證之而王

公去此陞行臺監察御史尋柄文廣東臣轍無

定雖欲求之末由也已既幸任迴道過廬陵吾

州士夫以棠陰之舊候迎公來就乞校正出脫

漏差錯字四百餘公因得改的付局刊换公又

以元遺山中州集所載滹南古律僅二十篇俾

續卷末此書君子幸加詳焉大德三年二月中

和節雙桂書院王復翁謹書

古之君子學博矣猶以爲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惟然故博而非雜乃其善學經若史辨書論議記釋其存而世有博雅之士潛心焉者又詳說將考覈而求其是是亦前乎諸老先生所望乎來者之盛心而余于滹南遺老集讀而知之者以此所尊者經而于傳記百氏弗盡信見到處擺脫窠臼而不依隨以爲是非以是談經與史則詩文以下可知也非其學之博而漸乎辨之明曷克爾嗚呼中原文獻之邦諸老而後百餘年來知滹宇宙有可概者滹南生乎其間

必有遺風餘澤之沾丐者未泯故所學論說源委秩然方將抄其會余意者隨可讀書附記同異切磋究之偲風雪東指欲墜握筆復已會興賢書院行且鏤梓喜而爲之識於帙之初開逢涒灘冬至日前荊臺冷官彭應龍巽夫序

予以剽竊之學由白衣入翰林當代鉅公如趙閑閑楊禮部滹南先生皆士林儀表人莫得見之而一旦得侍几硯渾源雷晞顏太原王武升河中李欽叔亦稱天下之選而十年得遇從游故予嘗自謂叨取科第未足爲幸而忝厠英游

之末茲所以爲幸也歟玉堂東觀側耳高論

夕獲益實多然愛予最深誨予最切愈久愈親

者滹南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性聰敏蚤歲力學

以明經中乙科自應奉文字至爲直學士主文

盟幾三十年出入經傳手未嘗釋卷爲文不事

雕琢唯求當理尤不善四六其主名節區別是

非古人不貸也壬寅之春先生歸自范陽道順

天爲予作數日留以手書四帙見示曰吾平生

頗好議論向所雜著往往爲人竊去今記憶止

此子其爲我去取之予再拜謝不敏明年春先

生亡矣越四年其子恕見予于燕京予盡以其書付之又二年稾城令董君彥明益以所藏釐爲四十五卷與其丞趙君壽卿倡議募工將鋟諸板以壽其傳囑爲引予爲先生之學之大本諸天理質諸人情不爲孤僻崖異之論如三老三宥五詠七出之說前賢不敢口議而先生斷之不疑學者當于孔孟而下求之不然殆爲不知先生也先生諱若虛慵夫其自號云歲屠維作噩閏月初吉日後進東明王鶚斂衽書

吳氏手跋曰王若虛字從之慵夫其號稾城人

承安二年經義進士歷管城門山二縣令用薦入爲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爲著作佐郎遷平涼府判官召爲左司諫轉延州刺史入爲直學士入元遂隱居不出後東游泰山至黃峴峰憩萃美亭談笑終焉所著文章號慵夫集又滹南遺老集傳于世事見金史按中州集稱若虛負重名精經學史學文章禮樂一代偉人北渡後隱居鄉里據此則滹南老人終于元未嘗仕于元且其人已入金史文藝傳焦氏經籍志編入元人誤也此本山陰祁氏藏書康熙

乙未春王歸繡谷亭收藏因考史傳而附記于

後錢塘吳焯書

又曰又按集內詩與中州集本字句微有不同

覺中州集之爲善想元遺山入選時摘其微瑕

不嫌改削耳然此故原作其後一卷係因中州

集補入便相同中州集所無者宮女圍碁一首

和王子端此本多一首白髮歎六韻即感秋十

二韻之半亦元遺山增改後人失攷據以編入

續集耳焯再書

又曰滹南議論絕高其辨駁司馬子長宋子京

貧另具隻眼獨其自作詩文絕不佳置之集中猶蒼葭之倚叢玉也祁氏原本歸徐中丞蝶園先生錄得此本將貽吾友馬寒中氏中春送客禾興舟中校對竟再記

莊靖集十卷 舊抄本

金李俊民字用章撰

大水之有源也始焉濫觴其流不已派而為川匯而為澤會而為江瀦而為海波瀾各吐乾溢如一乾坤涵浸古今不竭噫觀水者觀至于海觀止矣然後乃知其水之有源也若夫雨集而

溝澮盈潦停而跡涔漲朝滿夕除涸可立待是
惡足以爲水哉學之有本亦猶是也韻而爲詩
章聲而爲樂府律而爲詞賦廣而爲騷雅其文
愈宏其筆愈雄其篇愈鉅其辭益富蓋有本者
之如是其視落霞秋水畏日薰風一聯一詠雖
膾炙人口然器小易盈敵大則怯是惡足以爲
學哉吾鄉李用章先生粵自弱冠以明經擢第
爲天下甲爾後仕宦數奇厭年而調先生雅志
亦厭於乾役恬於學問自初筮仕距今四十餘
年手不釋卷經傳子史百家之書無不研究其

學之有本可知矣故其作爲文章句句有根源
字字有來歷格老而意新辭近而旨遠不凋不
竭其汪洋之學海歟郡牧段正卿公退之暇一
日召諸士大夫謂之曰澤雖巖邑俗尚儒風今
桑田更變桂樹凋零幸有狀元先生在是天之
未喪斯文於吾地也使其平昔著述稱而不揚
我輩不厚顏乎遂裒集其文募工鋟木以壽其
傳可謂賢于用心矣豈特此耳又能重葺大成
之像復新立道之堂給田以贍學校蠲役以優
縉秀此一舉也衆美俱焉自今以始吾道行所

宗主可無慶乎故喜而道其實歲次單閼三月
哉生明長平李仲紳敬序
好古樂道之士作爲文章豈偶然哉蓋感物即
事傷時懷舊陶寫蘊奥之情涵詠無窮之意千
態萬狀卒歸於堯舜禹湯周孔授受服行之實
學者仰之若泰山北斗噫非極深造之妙者莫
能至焉鶴鳴老人吾鄉之巨儒國朝之名士也
經學傳家尤長於禮未及壯歲擢進士第一時
方顯用勇退居閒朝經暮史冥搜隱索四十有
餘年其德行文學庶幾乎古雖片言隻字亦必

有據如太羹元酒有典則而無浮華一時文士
靡不推讓郡侯段公銳意文事時與士大夫會
於錦堂乃鳩集先生近年著述得詩賦古文僅
千餘篇合爲十卷鏤板以傳僕忝預席末雖不
能會日月之光詎可無言故引之王特升序
夫文之爲文其來尚矣與造化一氣俱生者也
日月照臨星辰輝映天之文也山川流峙草木
敷榮地之文也人得天地之秀而爲萬物之靈
有仁義禮智以根於心故觸物感情發而爲言
無非天下之至文也如風行水上自然而然固

非有力者之所强能亦豈徒吟詠風景摹寫物象而已哉將以經天緯地厚人倫美教化貫乎道者也先生世家濩澤唐韓王元嘉之裔生而聰敏幼而能文弱冠而魁天下葢以學問精勤耽玩經史諸子百家無不研究故其文章典贍華實相副字字有源流句句有根柢格律清新似坡仙句法奇傑似山谷集句圓熟脈絡貫穿半山老人之體也雄篇鉅章奔騰放逸昌黎公之亞也小詩高古涵蓄尤有理致而極工巧非得天地之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平昔著述多

矣喪亂以來蕩析殆盡此特晚年游戲之緒餘耳每一篇出士大夫爭傳寫之第以不見全集爲恨錦堂主人崇儒重道待先生以忠敬迺與諸同道購求散落篇什募工鋟木用廣其傳使國人有所矜式門下劉公濟之君祥仲寛姚子昂左右其事未百日而工畢瀛久蒙先生敎澤仍嘉錦堂之好事不揆荒蕪姑道其梗概云爾

余月初吉劉瀛序

史稱唐文三變至韓昌黎而後稍稍可述誠確論也以其當世文士類皆流於一偏如白樂天

之平陽李長吉之放逸孟東野之酸寒賈浪仙之窮若是豈不欲去其偏而就其全乎蓋以平日所賦之性所養之氣所守之學迂疎局促執之而不能變之耳唯韓昌黎則不然中正之學發爲文章粹然一出於正其于觴詠之閒給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鉤元提要據古論今左右逢原意各有寓爲時人之宗師豈一偏之所能囿哉我鶴鳴先生今之昌黎公也其出處事業自有年譜德行才學自有公論雄文傑句板行於世名儒鉅公又從而備序之何待僕

之諜諜也然承先生之致游先生之門誦其詩閱其文者三十餘年矣覩茲偉事安敢默然姑道其萬一亦涓塵裨益之意也故喜而書之癸卯年四月望日門人史秉直謹序

李瀚重刊序正德戊辰

葉贄序正德戊辰

李仲紳序

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舊抄本　宋賓王手校

元耶律楚材晉卿撰

士君子困而後學老乃思歸博奕之流猶賢乎

已屏山居士年二十有九閱復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叅藥山而退著書大發感歎日抵萬松深攻亟擊退而著書三十餘萬言內叢心學諳謂大半睎顏蚤立亞聖生知追釋先賢誠難倒指湛然居士年二十有七受顯訣于萬松其法忘生死外身世毀譽不能遷哀樂不能入湛然大會其心精究入神盡棄宿學冒寒暑無晝夜者三年盡得其道萬松面授衣頌目之爲湛然居士從源自古宗師印證公侯明白四知無若此者湛然以是自稱嗣法弟子从源自古

公侯承稟宗師明白四知亦無若此者萬松
日過其門見執菜根醮油鹽飯脫粟萬松曰子
不太儉乎曰閫閉京城絕粒六十日守職如恒
人無知者以至扈从西征六萬餘里歷艱險困
行役其故而曰汪洋法海涵養之力也若乃晋
聖安而成賛𡻕清溪而發機行九流而止縱橫
立三教而廢邪僞外則含宏光大禦侮敵國之
雄豪內則退謙讓恭和好萬方之性行世謂佛
法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國證之於湛然正心修
身家肥國治之明效吾門顯訣何愧於大學之

篇哉湛然嘗以此訣忠告心友時無識者慨然日惟屏山閑㵎可照吾心耳噫嘻雖欲普慈兼濟天下後世未由也已嘗和友人詩曰贈君一句罷截處只要教君能養素但能死生榮辱哀樂不能羈存亾進退盡是無生路至于西天三步遠東海一杯深老作衲僧未易及此使裴公美張無盡見之當歛衽焉蓋片言隻字出于萬化之源膚淺未臻其奧者力且索之于聲偶鍛鍊之排正如檢指蒙學對句之牧豎望涯於少陵詩史者矣加以考天文以革西歷甄焦桐而

贊南風在燮理爲難能皆湛然之餘事或謂萬松闊論無乃夸誕乎曰王從之晉晞顏王禧伯尙不肯屏山閑閑形于論辨萬鍜炎鑪不停蚊蚋宜乎予之難信也吾待來者千載一人豈獨爲予設邪甲午年仲冬晦日萬松野老行秀中夜秉燭序

夫文章天下之公其言賦者自以與賈馬爭麗則言詩者自以與李杜爭光焰逞辭藻者不讓蘇黃恃歌詞者輒輕吳蔡以至氣衡雲晉而莫肯相下及其較量長短探賾妍醜得其全者鮮

厥人望者鮮矣中書湛然性稟英明有天然之才或吟哦數句或揮掃百張皆信手拈來非積習而成之蓋出于胸中之穎悟流于筆端之敏捷味此言言語語其溫雅平淡文以潤金石其飄逸雄拔又以薄雲天如寶鑑無塵寒水絕翳其照物也瑩然向之所言賈馬麗則之賦李杜光焰之詩辭藻蘇黃歌詞吳蔡兼而有之可謂得其全矣厥人望矣外省官府得居士文集古律詩雜文五百餘首分爲九卷恐珠沈於海玉隱於山而韜彩未著特命良工板行于世使四

方士大夫如披雲覩日快顧見之心嗚呼言者心聲也中書之言自詠物之外多以國事歸美爲章句雖稷契之忠臯陶之嘉未易過此癸巳歲十二月望日平水冰巖老人王鄰序

乾坤之運否之則塞泰之則通日月之光蒙之則晦廓之則明聖人之道鬱之則滯推之則行化而裁之謂之致神而明之存乎人天之未喪斯文陰有所主宰亦有所託付數不終隱待其人而益宏況乎啟端發源於新造之初枝傾拄邪于積亂之後以任當世之重以行衆人之難

必有命世大賢超人異行舉歷代非常之事卒

前哲未成之志與時標準卓然爲我道之揭夫

道之不明久矣去古而今其情其性典謨遠而

淳風衰雅頌息而淫辭作以大學中庸爲虛位

以致知格物爲迂論聖門閉而不開正路梗而

莫辟加之兵革以來百餘年間宇宙之內昏昏

默默如夜之未晝夢之未寤醉之未醒病之未

藥伏陰未覩于太陽寒谷未煕于春律黍苗之

渴望未蘇黔首之倒懸未解夫欲濟塗炭而域

仁壽滌瑕穢而鏡澄清療國脉之膏肓紉天維

之鑄溉草翔萬有權輿百度興禮樂于板蕩之際拯詩書于煨燼之餘黼黻皇猷經緯政體變干戈而俎豆易荒服而衣冠黥雕反樸鑄頑成仁扇美化以風六合沛膏澤以雨羣生教續將絕之時功晝無形之世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惟我中國湛然居士天姿英挺上智誠明蓍龜其識鈞鼎其器聳四方之具瞻遇千載之嘉會作朝廷之翰維社稷之楨牢籠區夏宰制山川提封不牧之邦郡縣不毛之地正璣衡而泰階平明歷數而靈符定開元建極盡彌

綸之術驟帝馳王入酬酢之計以唐虞吾君爲
遠圖以成康吾民爲已任涵養于事業形容于
文章得之心不受一塵應之手自能三昧游戲
妙場掀揭理窟運天地之橐籥奪造化之機緘
論性則窮其深源談道則索其隱旨以聖經爲
根本故其文體用而精微以史氏爲枝葉故其
文氣焰而宏麗盤誥訓誓其格言詠歌比興其
奧義雖出師征伐之間猶銳意經濟之學觀其
投戈講藝橫槊賦詩詞鋒挫萬物筆下無點俗
揮灑如龍蛇之肆波瀾如江海之放其力雄豪

足以排山嶽其輝絢爛足以燦星斗斡旋之勢雷動飆舉溫純之音金聲玉振片言隻字莫合玄機奇變異態靡有定跡𧼈乎出于見聞之外鏗鏘炳燿盪人之耳目所謂造物有私默傳眞宰胸中別有一天爾葢生知所稟非學而能如庖丁之解牛游刃而餘地公輸之削木運斤而成風是皆造其眞境至于自然而然公之于文亦得此不傳之妙若夫湛然之術不可以形尋不可以言詰其處之也厚其貸之也深蓄于內爲善淵滿于外爲道派即其性而見其文與元

氣俱粹然一出于剛正觀夫所稱其人可知矣
然則作之者創于始亦在乎述之者成其終適
有中省都事宗仲亨最爲門下之舊收錄公之
餘藁纖悉無遺今又搜補雜文誠好事之君子
舉其全帙付之於門下士高冲霄李邦瑞協力
前修作新此本以示學者可謂兼善之用心省
丞相胡公喜君之文揄揚溢美勸成爲書中有
或悞者更加釐正命工刋行于世益廣其傳貢
得仁人之雅意省寮王子卿李君實許進之乇
君玉薛正之皆欣然響應其贊成之二公承宗

公之志畢其能事同諸君衆求爲序僕以兵塵中來舊學荒廢不敢應命蓋公之心術至隤不能盡採之於文公之文章高致不能具陳之於序雖其文皆公之寓言筌蹄而忘象是亦勳業之餘蘊公如不言則人將何述焉嘗謂雲漢爲章天之文言辭可法人之文故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爲用大矣哉今公之爲言非徒示虛文而已實救世行道之具所以柱石名教綱紀彝倫鼓舞士風甄陶人物豈惟立當代之典章端可爲將來之軌範於

㳿大禹不治水吾民憂其魚孔子不作經王道幾乎熄夫以文德開逝濟物密藏諸用扶持聖道之久弊幽而復顯見天意之所屬爲時求定而能樹治本遏亂源活生靈福弈世其功德無斬于先聖斯文之不墜皆公之力焉是言也非獨予之所言迺天下之公言也歲次癸巳十有二月初吉襄山孟攀鱗序

夫文章以氣爲主浩然之氣養於胸中發爲文章不期文而文有餘矣古之君子其文見于簡策宏深渾厚言近而旨遠辭約而義深非後世

以雕篆爲工者所能比蓋其浩然之氣貫于中也諸葛孔明暨近代范文正公懷王佐之才者開物成務之略自任天下之重初不欲以文名世然出師一表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萬言一書議者亦比于管仲樂毅二子者豈嘗學爲如此之文也哉其忠義之氣形之于文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嗚呼世之作文者非不衆也言語非不工也及其建功定業任大持重不若昔之人者其胸中所養者小也今吾湛然居士其庶幾乎公當聖朝開剏之際膺鹽梅鼎鼐之任

仰贊天子茂宏德威臣上古所不臣之國籍禹貢所不籍之地公之功業著見于天下炳如日星雖月氏殊俗蠻荆遠方莫不仰戴其威名觀其從事征討軍務倥傯宜其不暇留意于文字間然雄篇傑句散落人間復如彼其多或吟咏其情性或寄意于玄機千彙萬狀會歸于正又皆肆筆而成若不用意爲此者人雖服其精敏意者何爲而能然耶殊不知公善養其浩然之氣充于其中形于言動發于功業見于文章有不得不然者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其是之

謂乎邇者中書省都事宗公仲亨更新此集募工鋟版過雲中同監納樊子通見屬爲序微以爲文章者公之餘事也公之德業天下其知之固不待文而顯也其文天下共傳之又奚得以序而彰哉雖然不爲之辭者微東海一鄙人也幸齒于門下士之末若復獲挂名于文集中固所願也於是乎書癸巳年十月晦日九山居士李微子微序

黄氏手跋曰余向藏滋然居士文集係七卷非全本也頃以骨董鋪獲王西莊家藏本乃十四

卷且爲宋賓王所校誠可珍寶前七卷用向藏

本手校其跋异已歸貝簡香矣復翁

宋氏手跋曰雍正丙午初冬借較洞庭翁氏藏

本因以補序宋蔚如

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 影寫元刊本

元耶律楚材撰

行秀序

王鄰序

孟攀鱗序

李微序

查氏手跋曰萬松洞宗派按金史曾召入內殿說法承安二年詔住西山之仰山又三十九年爲元世祖至正三十一年歲次甲午此序當作於是年澁然爲萬松高弟其推許不啻口出世徒知其有功名敎不知禪理精深又如此歸震川有云余少已知耶律晉卿今始識從源眞面目予於居士亦云但歸所見止有後七卷而余乃獲窺全豹惜抄手潦草譌字極多略用硃筆點出他月當訪善本校定庶無餘憾康熙辛丑六月初十初白老人手識

藏春詩集五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蓮涇王氏舊藏

元劉秉忠撰 中書參知政事魯國文定公左山商挺孟卿類集中順大夫浙江處州府知府瀛海馬偉廷彥校正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哉文乎在天爲日月之著明雲漢昭回星辰之錯綜在人爲三綱五常之道禮樂刑政之方典章法度之美文乎文乎章句云乎哉太傅文貞公學參天人思周變通早慕空寂脫棄世務一旦遭際聖主運應風雲契同魚水有若留

侯規畫以興漢業召公相宅以營都邑叔孫奉常綿蕝以定朝儀陸賈詩書之語賈生仁義之說當雲霾草昧之世天開地闢贊成文明之治其謚曰文不亦宜乎至於裁雲鏤月之章陽春白雪之曲在公乃爲餘事公歿後十有四年是集始行於世夫人賈氏暨其子璋介翰林待制王之綱求爲敘引晚生愚陋誠不足知公萬一姑以時論所同然者附諸編末云至元丁亥四月初吉翰林學士大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閻復序

王氏手跋曰康熙歲壬寅三月立夏後五日借婁東宋氏鈔本再校于慈孝堂之東窻蓮涇聞遠識

張文忠公雲莊歸田類橐二十八卷 元刊元印本

元張養浩撰

後附畫像記至正甲午倪中撰贊劉耳撰 神道碑銘張起巖撰 祠堂碑銘撰人闕

聖朝牧菴姚文公以古文雄天下天下英才振奮而宗之卓然有成如雲莊張公其魁傑也公自弱齡以才行名縉紳間仕於朝讜言行直道自禮部尚書參議中書請謁親濟南俄以吏

部尚書召親疾終喪省臺奏召至再至三至五六不起文皇卽位關陜以西兵侵旱厲民孚政荒拜行臺中丞迺起西馳及秦民四流亡耄稚孑遺若鼎魚笯蟻天毒方熾湯沸衆溢吏士猖蹶自瞠神駭莫克拯拔公惻惘率倡務用仁術官給不繼俱已罄囊日不勝給每每大勸民僮蘇復公疾甚天子聞之惻然閔悼贈攄誠宣惠功臣陜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忠中外嗟惜無何御使遊陜西上民談道琅琅耿耿未始不悽愴以聽之秦人悲

思樹石刊頌不忘公質厚剛毅正大明白仁於家忠於上確信不渝已善不伐人之善推獎若不及其文淵奧明朗豪宕妥帖其動盪也雲霧晦冥霆砰電激其靜止也人熙日舒川嶽融峙綽有姿容闔翕頓挫辭必已出讀之令人想像其平生千載而下凜有生氣不可磨滅斯足尚已公素知渺其子引偕其婦翁吳肅彥清持公所輯歸田類藁三十八卷徵序因書其槩如此公諱養浩字希孟雲莊其自號也行業履歷家乘國史具載茲不容贅元統三年龍集乙亥二

月甲寅朔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李术魯翀序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八字版心有字數小黑口卷中有松靄藏書朱文方印嘉興李聘朱文方印黄錫蕃印白文方印周春白文方印松靄朱文方印伏讀 四庫全書提要云養浩自序其集稱退休田野錄所作時文樂府九百餘首改爲四十卷名曰歸田類藁窩珠哩翀序作三十八卷數已與國史經籍志則作文忠集十八卷書名卷數更均與養浩自

序不符惟明季有刻本二十七卷既多漏略編
次亦失倫類今據以爲本而別採永樂大典所
載刪其重復補其遺缺而釐爲二十四卷云云
則元刋之罕見可知愚謂三十八卷者三乃二
之譌字今此二十八卷猶是元時刻本完善無
缺獨序𠚑冠卷端則非別有三十八卷本明矣
焦氏所見當亦卽此本脫二字耳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十五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二十九

郝文忠公陵川集三十九卷 明刊本

元郝經撰　前有行狀 苟宗道撰 墓誌銘 閻復撰 神道碑 盧摯撰 封贈公牘

國初未遑文治不階教育嶄然自勵致海內盛名文章事業耆舊推重時輩莫敢與角若國信使贈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司徒冀國公謚

文忠郝公眞豪傑之士哉公諱經字伯常上世
澤州之陵川人八世義居儒行師表一鄉至公
慨大素業蔡國張公館于家世皇闕之首加聘
禮奏對屢稱旨益奇之南征挈以偕行授江淮
宣撫副使中統初選充宋使留十有　辱
君命天下誦知之詳見墓銘洎神道碑今集賢
大學士郭公貫劾從公學其任禮部尚書也請
刊其遺文朝廷從之事屬江西行省以序見徵
惟公　不世出之才蘊大有爲之志氣剛以大
學博而充陳時政兵事緯見經濟之能傳川易

春秋深探幽隱之趣正蜀紀刋前史之繆誤移宋朝悉和議之利害雜著歌詩涵泳古今本原騷雅不失爲奇作使之參與廟謨黼黻王度斯民被澤吾道增重也必矣方羣賢彙進之秋乃遠涉江淮投身虎口及歸年惪耆邵區宇混一宜享安榮之樂而大故生平抱負竟不獲展萬一可哀也已然其終始大節日光玉潔焜耀無窮述作之夥刻示永久斯可以下慰九泉矣崇儒報功國家盛典獲紀其實託名簡編之末又何敢辭敬爲之書以諗來者延祐丁巳四月國

子祭酒東平晚生李之紹謹序

延祐五年五月初九日奉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劄付准中書省咨集賢院呈延祐四年十二月初五日也可怯薛第二日嘉禧殿內有時分對速古兒赤明里董瓦學士喜春等有來本院官陳大學士奏郝伯常學士做國信使入宋講和去時於真州拘留了十六年 做了一部續後漢書并他平日作來的文章陵川文集這兩部書中書省交江西行省自管下學校錢糧內開板去了也奏呵奉聖旨您與省家文書交疾忙

丁者學道聖旨了也欽此具呈照詳得此咨請
欽依施行准此省府仰依已行開刊施行奉此
中書省移江西行省咨文皇帝聖旨裏中書省
禮部呈奉省判翰林國史院呈照得先據經歷
司呈奉禮部符文承奉中書省判送本部呈准
南書郭嘉議　竊謂士遇則致君澤民功被一
時不遇則著書立言名垂後世故翰林侍讀學
士國信使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文忠郝
公以命世之才爲世祖皇帝所知潛邸召見置
諸侍從中統御極即命講好使宋拘留十有六

年至元乙亥始得歸國稟然風節遠配古人將
彼大用以宿疾而卒其平日著述如三國志黜
曹魏而主劉蜀使正統有歸脗合朱文公通鑑
綱目筆法一洗前書之謬誤是誠有補于世教
又如春秋外傳一王雅陵川文集等書學者願
見而不得似此遺稿家藏尚多不幸其子山南
江北道肅政廉訪使文徵早卒伏慮前書久而
散失良可惜也如蒙朝廷允許于懷州本家取
發前來　翰苑披詳發下版行庶使一代儒宗
雄文傑作不湮沒傳之將來以見聖治文明之

盛是則非惟死者之幸實後學之幸也請轉呈

都省照詳施行本部參詳如准所言將郝文忠

公遺文裒集梓行誠有補于世教具呈照詳覆

奉都堂鈞旨送禮部依上施行奉此行據懷孟

州申今將陵川文集并三國志申解前去乞照

驗事省部仰照驗議擬施行承此具呈照詳得

此除將發到陵川文集一十八冊三國志三十

冊送付編修官蒲道源等攷校去後今據待制

趙穆編修官蒲道源等官連呈文忠公郝經所

著文集筆力雄深議論該博忠義之氣藹然見

于言意之表其續漢書得先儒之至論黜晉史
之帝魏使昭烈上繫漢統扶立綱常有補世教
其間敘事典贍核實多前史所未及者若蒙呈
遂都省行下書坊版行傳後非惟使斯人生平
精苦之志有以表見于世亦示我國朝之有人
焉呈乞照驗得此翰苑議得如准趙穆等所言
相應除將前項文集依數發付禮部依上施行
外得此存都堂鈞旨送禮部照議施行奉此本
部參詳郝文忠公著述三國志陵川文集等書
既翰林國史院考校得堪以版行相應得此南

行省所轄儒學錢糧多處刊行相應得此今將

前項文集隨此發去都省合行移咨請照得行

下合屬依上委官提調如法刊各印二十部裝

褙完備咨來

劉龍序正德丁卯

陳鳳梧序正德丁卯

白雲集三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釋英撰

近世士之懷能抱藝者往往逸而之禪又逸而

之詩二者實能外事物曠蕩可喜故人亦樂爲

之稱道錢唐英上人蓋其絕出者也未祝髮時
已識之矣予老而不化病臥一室木石是同詩
與禪要非所解上人過輒來其譚予范乎無以
答然其詩圓活而清雅讀之使人爽然不但諸
公賞音不解如予亦心知其爲佳句也厲氏本
名族詩有家傳況氣貌甚整見聞甚博意胸中
耿耿者故在恨不能冠巾之耳以白雲集重求
序夫萬物未有不本於天者詩云英英白雲露
彼菅茅此乃山川之神氣天地之和氣氤氳輪
囷霏潤四布下爲草木之根芽華實皆其晶英

之所發見而天則溥萬物而無心焉上人既以
此自名又以名其詩白雲閟吾庭戶閒物山空
宇定焚香隱几嘗試以是觀之至元壬辰菊節

蜀人牟巘獻翁書

白雲詩集者寶存英上人所爲詩也上人俗姓
厲氏其先出漢義陽侯溫至唐有名文才者官
都督名玄者官侍御史侍御自陝出鎮於婺因
家焉與姚合賈島同時皆以詩名迨至太師屏
山公詩益昌而上人父石田居士徙家於杭故
今爲杭人幼而力學稍長喜爲詩有能詩聲爲

一時名公所知賞壯益刻苦纂貫休齊已從知
舊走閩浙江淮燕汴厭於世故一日登徑山聞
鐘有所感悟遂去爲浮屠結茆天目山中數年
遍參諸方有道尊宿皆印可之故其詩超然有
出世外之趣夫詩不離禪禪不離詩二者廓通
而無閡則其所得異於世俗宜也予往年識上
人都下及閒居吳興上人亦南來出此集屬爲
序引乃爲敘之如此詩凡一百五十首分三卷
後所作者將甲乙第之上人名英實存其自號
云吳興趙孟頫子昂

詩惟專故工今夫營衣食之資給口體之奉而其間捃收掇拾以爲詩而可道者蓋寡矣况叟出家空空無而樂寂滅又無是二者之累宜其有高遠幽深瑰奇傑特之趣去册人萬萬不啻乃今俯仰千載其所謂卓然以詩名者僅休齊已仲殊惠洪數人豈不超出於其徒其詩具在於高遠幽深瑰奇傑特之趣何如也唐宋鉅公往往羞道之顧專而無其累者又不得而有之矣或曰有得於其道則其詩不待專而自工數子者於其道誠未有所得也實存英上人攜其

白雲詩集視予讀之竟一編曰此其專而無累於世者與於其道有所得者與何其詩之工也寶存生長名家世有詩人自其幼時已有聲士大夫間又習有家室歷貴仕一旦棄去衣緇褐涉遠道求名尊宿而爲之後略不見勢利貴富驕泰矜夸餘習此其於道非有所得能若此乎詩之工於數子而出其上者正不足論也予特論其得於其道者而爲之序云婺城石塘胡長孺

詩有參禪亦有參禪有悟詩亦有悟寶存英上

人所作白雲集脫然已入空趣其參而悟者歟唐人夜半之鐘非詩人得句卽高僧悟道詩禪之悟甯有二哉集中謂詩悟必通禪又妙處如何說悟來方得知上人當自道之矣余復何言

粤人石田林昉書

詩禪從三昧出不可思議拈花微笑夢草清吟曷常有二哉實存英上人夙悟於禪而發於詩白雲一集無蔬筍氣有泉石心造清虛冷淡之境掃塵腐麤率之談唐人所謂中宵吟有雪空屋語無燈捗此地後有此詩有此詩卽悟此語

山中白雲肯持寄否向洗耳聽之春洲居士趙孟君書

稼村先生類藁三十卷附錄一卷 明刊本

元古豐王義山元高著門人曾震龍編

楊廉序 正德丙午

羅欽順後序

陳槐跋

方虛谷桐江集二十卷補遺一卷 舊抄本

元方回撰

鮑氏手跋曰嘉慶乙丑閏六月借維揚秦氏石

研齋所藏弘治廿四年范文恭手錄本重校凡
改正數百字補落者數千字始爲善本去乾隆
庚寅借振綺堂本抄錄時忽忽三十六年矣掩
卷爲之憮然二十八日誌知不足齋鮑廷博
羣經室外集桐江集八卷元方回撰回桐江續
集
四庫全書已著錄皆其元時罷官後所作
其前集名虛谷集見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疑卽
是編案周密極識回爲人之鄙全無品行伏讀
四庫全書提要云集中諸文居然醇儒之言
就文言文要不可謂其悖于理也如賈似道魯

港喪師之後衆皆慮其復入回上書數其十罪繼又言似道與其客廖瑩中皆當郎誅又請罷王爚平章以佚其老見集中前後上書本末並確有所見中外快之郎他文亦多有根據固宋末元初一作家也

虛谷桐江續集四十八卷 舊抄本

紫陽方回萬里

戴表元序曰紫陽方使君平生於詩無所不學蓋于陶謝學其紆徐於韓白學其條達於黃陳學其沈鷙而居常自說欲慕陸放翁豈其暮年

安貧守約忘懷出處有偶相貌類而姑引之以
自說耶抑放翁雖生長東南承接中原文獻獨
其爲詩亦親經東萊茶山諸先生指授遂爲是
虛心傾思知不可幾及也此前輩風流盛德非
近時沾沾自喜之徒所可窺議然有一事不謀
而合放翁晚起家得嚴州爲詩幾千首翁去而
州人愛其詩版傳之於今使君垂老亦守嚴多
爲詩州人爲刻其桐江集者六十五卷錦峰繡
巒淋漓翰墨前後照映于百年間良堪繪畫表
元因念生每不早不得事放翁而竊幸熟從其

子孫遊閩翁爲州日江湖詩客孥扣其門傾箱倒橐贈施之無吝色及解印東歸扁舟栲然使君去桐江屬邑耳僦廬糴餐人人見之者不知其嘗爲二千石也偶遇臺饋卻玉揮金貰酒讌客終日一時推襟雅量略視放翁何遠故其爲詩笈鳴鏞應磁動針合雖不規規求與之似而自有不容不似者其居使之然乎于是同游之士來謁表元子於門牆矜佩者若有知言盡識其云云以爲桐江集序

鮑氏以文手跋曰方萬里桐江集已不傳厪此

序見於戴表元剡源文集中因錄于續集之首

至萬里桐江續集自序一首已列此集第四十

八卷中茲不贅錄乾隆丁丑初一日燈下誌

野趣有聲畫二卷舊抄本

元新安楊公遠叔明著

野趣楊卿以善畫山水能詩有名於徽爲賦絕

句造物憐渠有書癖叅山無負墨成池楊卿技

進今如此不博金錢卻愛詩至元丁亥三月二

十六日疏齋盧摯處道甫書於歙郡驛邸

楊君家松蘿白嶽下園池林木蔚然大類魏野

之居多所得趣故其襟懷玉雪不涴點塵然天
地間風月常新煙雲不斷君磨墨濡毫畫難畫
之景以詩湊成吟難吟之詩以畫補足覩此一
卷則知意匠經營亦良苦矣抑作詩如市肆晃
旒無人問當㕑若顧虎頭畫維摩一日責施十
萬二日五萬乎予坐詩窮未之能畫今則自惜
君當自勉云咸淳六四一古梅吳龍翰拜手
野趣楊叔明舊與倡和閱前年作倏十二年矣
叔明能畫能詩筆愈老而鬚髮如㓟獨道貌猶
未老也豈胸中有所養而然乎其無聲之詩當

求米元章張彥遠輩評之其有聲之畫如同溪
道巾山東　溪窄徑迂眼前景物入詩無田中
科斗古文字柳下春鋤新畫圖巨室儲茶供客
販小旗誇酒誘人沽行行不計幾多里回首林
端日又晡此可謂五十六字溪山村落圖也起
句便能模寫山徑溪流偏側之勢科斗春二句
生逼江西是雨幅奇畫儲茶誇酒一聯村落中
賈偃飲肆在紙上歷歷可數尾句收拾淡靜卻
留不盡之意全篇熟而不腐新而不怪詩妙至
此非胸中有所養不能也予老矣不能悉爲提

綴佳處舉其一足以　其餘焉至元乙酉月旦

之朔謹書于孚舟亭同郡方回萬里

汪玄錫跋嘉靖丙申

月屋漫藁四卷舊抄本

元天台山人黃庚著

唐以詩爲科目詩莫盛於唐而詩之弊至唐而

極宋以文爲科目文莫盛於宋而文之弊至宋

而極甚矣詩與文之極其弊而難於其起弊也

自有虞明良之賡歌已非太古忘言之天矣二

代以還雖王者之迹熄而世猶近古其播於聲

詩發爲辭令形於規諫諷刺者皆所以紀一時之實豈好爲是虛言哉國以詩文立科曰非世道之幸士以詩文應科門又豈人心之幸宜古道之滋不可挽也嗚呼自孔子刪定繫作以來詩書易春秋之文僅存而其道則泯矣以言乎詩自三百五篇訖於戰國詩之脈幾絕而騷續之故騷有功於詩騷之下有選由選而至於唐惟杜少陵爲備以言乎文自獲麟絕筆之餘諸子百家蝟興蜂起不有孟子之書出則聖人之道晦矣故孟子功不在禹下至若荀揚之贊鼓

聖言班馬之戶牖古史歷三國六朝隋唐之世斯文微如一髮而韓昌黎力挽古學沿唐而宋則歐陽出焉嗚呼盛者乃所以為衰也然詩盛於唐唐之詩脈自杜少陵而降詩以科目而弊極于五代之陋文盛于宋宋之文脈自歐陽諸公而降文以科目而弊極于南渡之末年以科目而為詩則窮于詩以科目而為文則窮于文矣良可歎哉僕自齠齔時讀父書承師訓惟知習舉子業何暇為推敲之詩作閒散之文哉自科目不行始得脫屣場屋放浪湖海凡平生豪

放之氣盡發而爲詩文且歷攷古人沿襲之流
弊脫然若醯雞之出甕天坎蛙之出蹄涔而遊
江湖也遂得率意爲之惟吟咏情性講明理義
辭達而已工拙何暇計也于是裒集所作詩文
繕寫成編命之漫藁以爲他日覆瓿之資若曰
復古道起文弊則有今之韓杜在天台山人黃
庚星甫氏序時泰定丁卯孟夏作

剡源文集五卷 舊抄本

元戴表元撰

分甲乙丙丁戊五卷卷前四卷卽
何氏所據之本後多戊集一卷蓋後人附益之

也

宋濂序　洪武四年

剡源戴先生文集三十卷　影寫明初刊本

元四明戴表元帥初撰

自序

剡源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刊本　稽瑞樓舊藏

元四明戴表元帥初撰

自序

何氏手跋曰帥初爲學自六經百氏無不貫穿

而得之莊騷者爲深文格尤近子厚其間似蘇

門者所從出均也能從容於窘步蔚茁於枯條若高山大川之觀桑麻菽粟之用乃其所少則賦才者殊而亦遭遇變故無自發耶然綵筆妙吻宋季以求莫有匹敵宜乎伯長所專師晉卿所深推矣康熙辛巳二月何焯題於陽羨舟次

又曰始余病此集譌謬不可讀遇藏書者必問嘗蓄善本抑否康熙庚寅始從隱湖毛十丈借得嘉靖以前舊抄一册爲文祗六十五篇合甲乙丙丁四卷以校新刻則唐畫西域圖記一篇後半幅脫去二百六十餘字其他賴以改正處

甚多集中文爲新刻所逸者凡十二篇復補錄毛大憐余校之勤也云家有剡源詩亦舊抄將并以借我乃書以志喜焯

剡源先生文集三十卷 舊抄本 鮑淥飲舊藏

元四明戴表元帥初撰

自序

戴洵序 萬歷辛巳

周汝礪序 萬歷辛巳

宋濂序

周儀序 萬歷元年

趙氏手跋曰戴帥初剡源集三十卷一刻於洪武初宋景濂爲司業時再編於嘉靖中周儀羽司重刻於萬歷間後裔戴洵今世所云者皆此本而頗不易覯余購之久矣嘉慶辛未冬訪老友鮑以文於烏戍時君病足不能起留坐榻前情話竟日並許以此書見貽老人善忘是冬未能卽寄明年春余有關中之役及乙亥返里已嬰末疾欲遂烏戍未果而君且歸道山余自苕霅還迂道烏戍命兒子煚代奠生芻値令嗣志祖宅出晤於吳門因及此書今年四月又見

志祖於吳興復申前說旣別幭轉覓寄八月始
逹常州知爲竹垞秋岳藏本鮑君校之書誠不
易覯而購之者亦綦勞矣爰識得書所從來並
及鮑氏兩世交誼至於師初之文自爲宋文憲
推服洵乎

國朝已入四庫久經論定不更贅云嘉慶丁丑
九月收庵叟趙懷玉力疾書

蒙菴先生文集十卷 舊抄本

元張伯淳撰

至元庚辰閤文原侍先人側獲識檇李張公師

道時江南達宦者多中州文獻故老而南士棲
遲之餘屏居林谷者往往而在交游中雅器重
公薦牘交馳爲杭郡文學掾遇事不然不可撼
以私與上官不合去薦者益知公可授以政居
浙東閩海憲幕徵入遂直詞林陪講席而文原
以供奉系詞譔著情義益欲洽不以僚屬遇我
也自公至京師友道日廣酬接無少懈暇則伸
紙濡毫作爲詞章以應四方之求時時爲文原
誦之蓋恥尚鉤棘而春容紆餘鏗乎金石之交
奏也士論咸以斯文屬公而公病矣樵李故多

文士昔唐陸宣公爲學士居中多所參決時號內相有論諫數十百篇至今讀者尙挹其高風而輿起公受知聖主嘗被顧問敷對剴直皆經國之要務惜不果大用而世以文字知公者特緒餘耳自古瑰傑之士勳業不得表見而僅以文字傳者皆可惜也而況不盡傳也公之子采輯公遺稿若干篇期以昭白于世可謂賢也已遺稿不特 詞林時所作而文原云爾者欲使後之人知公之大節如此夫泰定三年八月哉生明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鄧文原序

先公文穆在宋世由童子科及第逮事聖朝復以詞臣錫封受爵然不喜以藻翰自能既歿無成藁命男烱訪求遺逸僅得若干篇釐爲十卷刋之右塾使無忘前人之徽烈其藏諸人散于四方者未能兼收並錄則中心之深慊也至正年正月望日中議大夫河東宣慰副使致仕男采拜手謹識

文瀾閣傳抄本

剩語二卷

元艾性夫撰

青山集八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趙文撰

桂隱詩集四卷文集四卷　舊抄本

元謚文敏桂隱劉詵著賜進士門人羅如篪顏

成子編刊

虞集序曰昔者廬陵歐陽公秉粹美之質生熙洽之朝涵濡茹和作爲文章上接孟韓發揮一代之盛英華醲郁前後千百年人與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蘇子瞻以不世之才起於西蜀英邁雄偉亦前世之所未有南豐曾子固博攷經

傳知道脩已伊洛之學未顯于世而道說古今反覆世變不失其正亦孰能及之哉然蘇氏之於歐公也則曰我老歸休付子斯文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子固之言曰今未知公之難遇也後千百世思欲見公而不可得然後知公之難遇也然則二君子之所以心悅誠服於公者返而觀其所存至於歐公則闇然無迹淵然有容挹之而無盡者乎三公之迹熄而宋亦南渡矣乾淳之閒東南之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數若益公之溫雅近出於廬陵永嘉諸賢若季宣之奇

博而有得於經正則之明麗而不失其正彼功
利之說馳騁縱橫其間者其鋒亦未易嬰也文
運隨時而中興槩可見焉然余竊觀之朱子繼
先聖之絕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以一藝而成
名而義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諸其口者無所釋
而無不當本末而末修領挈而裔委所謂立德
立言者其此之謂乎學者出乎其後知所從事
而有得焉則蘇曾二子暨歐公而不可見者豈
不安然有拱足之地超然有造極之時乎而宋
之末年說理者鄙薄文辭之喪志而經學文藝

判爲專門士風頹敝於科舉之業豈無豪傑之
出其能不浸淫汩沒於其間而馳騁淩厲以自
表者已爲難得而宋遂亡矣中州隔絕困於戎
馬會聲氣習多有得於蘇氏之遺其爲文亦曼
衍而浩博矣國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
渾之氣以爲文者則有姚文公其人其爲言不
盡同於古人而伉健雄偉何可及也繼而作者
豈不皞然其後矣乎當是時南方新附江鄉之
間逢掖搢紳之士以其抱負之非常幽遠而未
見知則折其奇傑之氣以爲高深危險之語覘

靡靡混混則有間矣然不平之鳴能不感憤於學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閒風而傚傚亦漸休息延祐科舉之興表表應時而出者豈乏其人然亦循習成弊至於驟廢驟復者則亦有以致之者然與於是執筆者膚淺則無所明於理蹇澀則無所昌其辭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陳腐彊自高者惟傍竊於異端斯文斯道所以可爲長太息者皆在於此也往年集承乏禁林陪諸公奉詔讀進士之策於南士得劉性粹衷而奏之嘗與論及此事後十年而過集於雲峰下又嘗

反之而思見乎有以相發者又後二年以書來告曰我鄉先生劉桂隱氏有學有行文章追古作者而年亦七十有四矣屹然山林其書滿家而遠方無盡知之者因以得先生之書焉集執書而歎曰余知之舊矣而未獲與之游也先生之言曰弱冠時猶及接故宋之遺老既內附猶用力於已廢不用之賤論覩儕輩無已及者國家以進士取人未能忘情於斯世乃益究乎名物度數之節註牋訓釋之辭以從當時之所爲而志大言高不爲有司察識又十年適爲古學

而用意於歐陽子焉四方之求文者隨而應之不知其沛然而無窮也此雖先生之謙詞要其大槩不我欺也嗟夫以文應時者雖有古今所取以爲文者古今無有異也以高才博識專業而肆志求諸書之人者五六十年其應於今者合否不足論也吾故曰山林之日長得以極其力之所至學問之志專則有以達其智之所及其背於塗轍之正者邪有所不爲知其可以傳諸方來者則言之而無隱論古今成敗無以蹈襲而出人意表觀乎瀧岡之麓青原之波不亦

善於達本而遡源者乎集故極道夫歐陽子之
未易知而善乎先生之有以知之而輒及於余
之所欲求知於歐陽子者而著之篇也先生之
文凡若干卷詩若干卷已刻雜著記序銘說等
等若干卷方將刻焉而先生耳聰目明心識精
敏出其所新得以爲言者猶未有止也集小於
先生四歲相望不遠安敢以齒髮之不足而自
棄於先生乎姑書此附諸篇末使觀先生之文
者或有取於區區之言而有所感發也夫
歐陽元序曰廬陵劉桂隱先生以文集寄余京

師余爲之言曰士生數千載後言性命道德如面質古人言成敗是非如目擊古事其間命意修詞則欲求古人之所未道而又欲不背馳古人其事可謂難矣或曰難可但已乎曰不然有一定之法而莜一定之用者聖人之於規矩也有無窮之言而懷無窮之巧者造物之於文章也是故巧能爲文章不能爲規矩而故常而爲規矩者狂之於巧者也法能爲規矩不能爲文章守故常而爲文章者狷之於法者也今余讀劉先生之文溫柔敦厚歐也明辨雄俊蘇也至

論其妙初豈相師也哉又豈不相師也哉或曰
妙可聞乎曰妙可意悟耳試從先生求之有不
可得傳以言者矣而況余乎雖然余所謂規矩
蔑一定之用文章無窮之巧者庶乎近之先
生文傳世可必尤長於詩詩五言古體短篇尤
佳因書以爲之序至正七年七月日

先生平生詩文流落過半少年所作多經諸老
評泊以爲高過古人今皆不復序於前者謂其
不待序也觀者必自能識之文見陸續刊行今
先梓其詩十四卷至正元年春仲日進士門人

羅如箎宗仲謹識

曾孫三德跋 嘉靖癸亥

二十世孫方興跋

族孫永炘跋

水雲村泯藁三十八卷 明刊本

元南豐劉壎起潛撰

趙師聖序 天啟辛酉

巴西鄧先生文集五卷 舊抄本

元鄧文原撰

巴西鄧先生文集五卷 舊抄本

元鄧文原撰